



A KNIGHT IN SHINING ARMOR

吻了五个世纪

〔美〕朱蒂·狄弗洛——著 向慕华——译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A KNIGHT IN SHINING ARMOR
吻了五个世纪

〔美〕朱蒂·狄弗洛——著 向慕华——译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吻了五个世纪/(美)狄弗洛著;向慕华译.
—济南:山东文艺出版社,2014.10
ISBN 978-7-5329-4417-0

I. ①吻… II. ①狄… ②向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美国-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014630 号

图字:15-2013-57 号

A Knight in Shining Armor by Jude Deveraux
Copyright ©1989, 2002, by Deveraux, Inc.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4 by 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., Ltd.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tria Books, a division of Simon & Schuster, Inc.
Through 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
ALL RIGHTS RESERVED

吻了五个世纪

[美]朱蒂·狄弗洛 著 向慕华 译

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
社 址 山东省济南市英雄山路 189 号
邮 编 250002
网 址 www.sdwyppress.com

读者服务 0531-82098776(总编室)
0531-82098775(发行部)
电子邮箱 sdwy@sdpress.com.cn

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
开 本 890mm×1240mm 1/32
印 张 9.5
字 数 300 千字
版 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329-4417-0
定 价 32.00 元

版权专有,侵权必究。如有图书质量问题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楔子

英格兰，公元一五六四年

尼古拉斯试着专注心神于写给母亲的信上，这封信也许是他此生执笔写过的最重要的一份文件。一切都系于此封信函：他的荣誉、产业、家族的未来——以及他的生命。

只是在他振笔疾书的当下，却听见一名女子的啜泣声。他不悦地从简陋的小桌旁站起身，望向窄小窗户下方的庭院，那里只有四个男人在走动，没有任何女子。况且尼古拉斯人在三楼，不可能听得见她。他所在的房间墙壁厚实，沉重的橡木房门由铸铁焊接，根本听不见外面的动静。

“她不是这个世界的。”他自言自语，打了个冷战，举手在胸前画了十字，然后坐回桌边，继续提笔写信。

但才一坐下，他又听见她的声音。起先很低柔，接着越来越大声。

尼古拉斯偏过头聆听了一会儿。没错，她确在哭泣，但她的泪水并非出于恐惧或哀伤，他感觉得出她的痛苦来自于某种更深沉的情绪。

“不！”他大声说道。他没时间去了解这名女子，无论她是血肉之躯还是幽灵。此刻他自己的需求远比她来得重要。他想将注意力移回信纸上，但却无法专心，那名女子的泪水牵住了他。她需要某样东西，但他说不上来是什么。她需要慰藉？安抚？她想从他这儿得到什么？

尼古拉斯放下鹅毛笔，用手遮住双眼，那名女子的眼泪充塞在他脑海里。不，他心忖，她需要的是希望。那些泪水来自一个陷入绝望之人。

他决心专注在自己的问题上，视线回到桌上的信函。那个女人的问题与他无关，他要是不尽快写完这封信，交给正在等待的信差，恐怕自己将性命不保。

他又写了两行字，接着却不得不停笔。哭声越来越大，而且渐渐填满了整个房间——包括他脑子里的每个角落。

“小姐，”他用绝望的语气轻声说道，“请让我安静一会儿。我很愿意献出生命来帮助你，但我无能为力，因为我的生命并不属于我自己。”

他再度提笔开始写信，这次用另一只手捂住了耳朵，尽力想阻隔那名女子的声音。

但尼古拉斯总是能听见她。他扔下鹅毛笔，紧闭双眼，抬起双手捂住耳朵，任由墨水弄脏了信纸。“你到底想要我怎么做？”他大叫，“我愿意给你我的一切，但我已经一无所有了。”

他的请求毫无用处，那女子的哭声越来越大，直到尼古拉斯被搞得头昏脑涨。他慢慢地睁开双眼，却什么也看不见，在他面前只有一片黑暗。他看不见房间的四面墙壁或房门；他能感觉到身下的椅子，却无法看见桌子，或是那封对他来说无比重要的信件。

远处出现一道微小却明亮的光线，尼古拉斯感觉自己被牵引过去。他凝望着那个遥远细小的光点，仿佛他这一生中，没有什么比它更重要。

“好吧。”他低喃道，闭上眼睛，不再抗拒女子的哭泣声。他的身体渐渐放松下来，把头垂放在信纸旁，“好吧。”

他再次低语，把自己完全交托出去。

英格兰,公元一九八八年

杜格蕾丝·蒙哥马利坐在租来的车子后座,前座坐着罗伯特和他矮胖的十三岁女儿葛洛莉,那女孩和平常一样正忙着把零食往嘴里塞。杜格蕾丝移动着纤细的双腿,试着在葛洛莉成堆的行李中找到比较舒服的坐姿。葛洛莉一共带了六大件同款的旅行皮箱,因为车后的行李厢放不下,杜格蕾丝只好和它们一块挤在后座。她脚下有个化妆箱,座位旁还有个大型衣箱,每次她稍稍移动,就会被带扣、箱沿的饰边把手给刮到。此刻她左膝后方有点瘙痒,但是却够不到。

“爹地,”葛洛莉以有如四岁蠢小孩的语气抱怨道,“她刮坏了你买给我的漂亮旅行箱。”

杜格蕾丝握紧拳头,闭上眼睛数到十。她。葛洛莉从来不叫她的名字,总是称杜格蕾丝为“她”。

罗伯特回头瞥向她:“杜格蕾丝,你就不能小心点吗?那些箱子很贵的。”

“我知道,”杜格蕾丝道,努力压下怒火,“只是我坐得很不舒服,后座的空间有限。”

罗伯特厌烦地叹了口气:“杜格蕾丝,你非得抱怨每件事不可吗?就不能让大家开心地度个假?我只要求你至少该尽点心力。”

杜格蕾丝开口想回话,最后还是闭上嘴;她不想再引来另一场争端,那不会有任何好处。所以她只是吞下怒气,用手揉着胃部。它又开始疼了。她想叫罗伯特停车买些饮料,好服用医生开给她治疗胃痛的舒缓剂。

“再这样下去,你迟早会得胃溃疡。”医生曾这样警告她,但杜格蕾丝不愿见到葛洛莉因为成功激怒了她,并且加深了她和罗伯特之间的嫌隙而洋洋得意的模样。

然而当她抬起头时,还是看见葛洛莉从遮阳板的化妆镜里对她露出嘲弄的微笑。杜格蕾丝硬逼自己别过脸,试着专注在英国乡间的美景上。

车窗外有着翠绿的田野，老旧的石砌围墙，成群的牛群，如图画般美丽的小屋，宏伟的豪邸，以及……葛洛莉。似乎不管到哪儿，杜格蕾丝都会看见她。罗伯特总是说：“她只是个孩子，平日又很难得见到父亲，自然会对你抱着一些敌意。请多同情她一点好吗？等你多了解她一些，就会明白她是个甜美善良的孩子。”

甜美善良的孩子。杜格蕾丝思潮起伏地望着窗外，十三岁的葛洛莉，脸上的妆比二十六岁的她还要浓，而且每天在饭店浴室里花好几个小时上妆。葛洛莉坐在前座，因为罗伯特说：“她还只是个孩子，这又是头一次来英国。你以前已经过来了，为什么不表现得大方一点？”杜格蕾丝必须看地图认路，却总是被葛洛莉的大头挡住视线这一点，似乎并没有人在意。

杜格蕾丝试着专心看风景。罗伯特说她嫉妒他女儿，不想跟任何人分享他，但只要她肯放松心情，他们会是愉快的三人行。“葛洛莉失去了太多东西，我们可以给她第二个家。”他说。

杜格蕾丝试着去喜爱葛洛莉，很努力地忽视，甚至谅解葛洛莉的敌意，但她实在无能为力。在她和罗伯特同居的一年中，杜格蕾丝尽了全力想找出罗伯特口中那个“甜美善良”的小女孩。她常带葛洛莉去逛街购物，自己舍不得花钱，却为葛洛莉透支了身为小学教师的微薄薪资。有好几个周六夜晚，当罗伯特出门参加工作酒会或晚宴时，杜格蕾丝就待在家里当葛洛莉的保姆。她曾提议陪同罗伯特出席，但他说：“你们俩正需要独处的时间，好互相多了解了解。你要记住，宝贝，想要我就得要全部；爱我，也得爱我的孩子。”

有时杜格蕾丝认为事情开始有了进展，她和葛洛莉独处时会以礼相待，甚至对彼此友善；但只要罗伯特一出现，葛洛莉就变回了爱抱怨、撒谎成性的孩子。尽管身高不到一米六，体重高达一百三十斤，葛洛莉仍会赖在罗伯特腿上，哭诉着她对自己有多“凶恶”。

起先葛洛莉的话只惹得杜格蕾丝发笑。她会去伤害一个孩子？这太荒谬了！任谁都看得出那个女孩只是想吸引父亲的注意罢了。

但让杜格蕾丝不敢相信的是，罗伯特相信了他女儿说的每一个字。他并未谴责杜格蕾丝，只是要求她对那个可怜的女孩“好一点”。杜格蕾丝立刻竖起了防卫：“你的意思是，你认为我缺乏善心？你真的以为我会错待一个孩子？”

“我只是希望你能成熟点，多点耐心和体谅之心。”

当杜格蕾丝问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时，罗伯特只是无奈地摊摊手，说他无法继续和她谈下去，然后走出房间，杜格蕾丝则吞下两颗胃药。

每次争执过后，杜格蕾丝总是在内疚和愤怒中挣扎不定。小学里有一教室的孩子们热爱着她，然而葛洛莉却似乎痛恨她。她真的是在嫉妒葛洛莉吗？她是否在无意识间让那个女孩知道，她不想和罗伯特的女儿一起分享他？每当杜格蕾丝想到自己可能抱持的嫉妒心，就发誓会更努力试着让葛洛莉喜欢她，而这通常意味着购买更多昂贵的礼物。同时她也再次答应，在葛洛莉来跟他们一起度周末时当她的保姆。而葛洛莉的母亲却可以悠闲度日，杜格蕾丝苦涩地想着。

但其他时候，杜格蕾丝只感到愤怒。即使一次也好，为何罗伯特就不能站在她这一边？他就不能告诉葛洛莉，杜格蕾丝的舒适比那些该死的旅行箱更重要？也许他可以告诉葛洛莉，杜格蕾丝有个名字，不该老是用“她”来称呼她。只是每次杜格蕾丝对罗伯特提起这些，最后都只落得必须道歉的下场。罗伯特说：“天啊，杜格蕾丝，你是个成年人了。我只能在每隔两周的周末见到女儿，所以当然会比较偏向她。你跟我每天都在一起，难道你就不能偶尔退居到第二位吗？”

他的话听起来颇合理，但杜格蕾丝仍会幻想罗伯特要求他女儿多“尊敬”一下“他所爱的女人”。

但她的幻想并未成真，所以杜格蕾丝只能闭上嘴巴，趁着葛洛莉不在时享受与罗伯特共度的时光。当葛洛莉不在时，她和罗伯特是完美的一对；而通过千古以来的女性直觉，她知道自己很快就会得到她最想要的：一纸婚约。

婚姻是杜格蕾丝一生梦寐以求的东西。她不像姐姐们那么有野心，她只想拥有一栋不错的房子、一个丈夫和几个孩子。也许将来有一天，她会写几本童书，书里的主角是群会说话的动物；她从不渴望当个企业界女强人。

她已经在罗伯特这个完美丈夫人选身上投资了一年半的时间。他身材高大、长相英俊、衣着体面，还是位优秀的整形外科医生。他会把脱下的衣服挂好，不四处乱扔，也会帮忙做家务；他不爱拈花惹草，也总会按照说好的时间回家；他可靠、值得信赖且忠实，但最重要的是，他非常需要她。

他们相识后不久，罗伯特就对杜格蕾丝诉说了他的人生故事。他童年时期缺乏关爱，四年前离异的前妻更是冷若冰霜，毫无爱人的能力，因此他终生都在找寻像杜格蕾丝这样美好、充满爱心的女子。相识三个月后，罗伯特告诉杜格蕾丝，他想和她建立一段“永久关系”——她认为那意味着婚姻——但首先他想确定彼此能否“相处融洽”，毕竟他在第一次婚姻中受伤甚深。换句话说，他希望两人能先同居一段日子。

杜格蕾丝认为他的话很有道理，尤其她自己也曾经历过数段“不幸”的恋情，于是她快乐地搬进了罗伯特那栋华丽、昂贵的大房子，开始尽她所能地向他证明自己是温暖、慷慨、充满爱心的女人，绝不像他母亲和前妻那样冷冰冰。

除了必须应付葛洛莉之外，和罗伯特的同居生活十分美满。他是个精力充沛的男人，他们常出门跳舞、散步、骑自行车，也经常在家中宴客或参加派对。她不曾跟男人同居过，却很轻易就适应了这种家居生活，感觉这是最适合她的人生。

当然，他们之间还存在其他问题，但罗伯特比任何她以前交往过的对象都要好得多，所以她愿意原谅他的一些小怪癖——大部分都与金钱有关。的确，几乎每次出门购物时，他都会“忘了”带支票簿这一点颇令人不悦；到剧院窗口买票，或在餐厅吃饭要结账时，十有九次罗伯特会发现他没带皮夹。如果杜格蕾丝开口抱怨，他就会搬出那套新时代女性无不争着各自付费的大道理，然后他会温柔地亲吻她，带她到某家昂贵的餐厅用餐——由他买单，而杜格蕾丝就会原谅他。

杜格蕾丝知道她可以忍受这些小毛病——是人都不免有些怪癖——真正逼得她快发疯的是葛洛莉。只要有葛洛莉在，他们的生活就成了战场。在罗伯特眼中，他的女儿是世上最完美的；只因为杜格蕾丝不以为然，罗伯特就将她视为敌人。当他们三人在一块时，罗伯特和葛洛莉才是同一方的，杜格蕾丝只能落单。

而此刻，在这趟英国的度假之旅中，前座的葛洛莉正从腿上的盒子里拈起一块糖递给父亲，似乎没人想到也该给杜格蕾丝一块。

杜格蕾丝望着窗外，暗自咬牙。也许不只是葛洛莉，还加上钱的问题，才使得她如此愤怒。因为这趟旅程，让罗伯特的金钱怪癖有变本加厉的趋向。

她与罗伯特初识时，两人曾长谈过彼此的梦想，也多次提到要来英国

旅行。幼年时杜格蕾丝经常和家人到英国度假,但已经很多年没再来过。去年九月她搬去和罗伯特同居时,他曾说:“从今天算起一年后,我们一起去趟英国吧。到那时我们应该就知道了。”对于会“知道”什么,罗伯特并未多加解释,但杜格蕾丝心知肚明,他的意思是一年后,他们将会知道彼此是否适合共缔鸳盟。

杜格蕾丝花了一整年时间,精心筹划这趟她视为蜜月的旅程。她私下称之为“预度蜜月”,这个念头每每令她露出微笑。她预订了最浪漫、最隐秘且昂贵的英国乡间旅馆;当她询问罗伯特对饭店的意见时,他只是对她眨个眼道:“这趟旅行用不着省钱。”她要来了宣传小册,买了旅游指南,仔细研究行程,直到熟记了英国半数以上的村庄名称。罗伯特唯一的要求是旅程中必须兼顾教育意义与乐趣,所以杜格蕾丝列出了许多靠近他们下榻的美丽旅馆、两人可以一同探访的景点和活动——这倒没花费她多少力气,毕竟对热爱历史的人来说,大英帝国就有如迪士尼乐园。

接着,在他们出发前三个月,罗伯特表示将会在旅途中给她一个极为特别的惊喜,这使得杜格蕾丝更加用心地安排一切,也对罗伯特玩的这场小秘密游戏感到兴奋不已。她会一面计划行程,一面漫想着:他会在这儿求婚吗?还是在这里?这地方的感觉很好。

出发前三周,杜格蕾丝在替罗伯特整理家用账目时,发现一张开给某家珠宝店的已兑现支票,金额是五千美元。

她紧握着支票,眼里充满喜悦的泪水。“是订婚戒指。”她悄声呢喃道。罗伯特肯花这么大一笔钱,证明他平时或许稍嫌吝啬了点,但遇上真正重要的事,他还是很大方的。

接下来几周,杜格蕾丝有如漫步在云端,不但为罗伯特烹煮各种美食,在床第之间也特别曲意承欢,尽她所能地取悦罗伯特。

不过在出发前两天,罗伯特稍微刺破了她心中喜悦的泡泡——虽然还不至于戳破它,但的确让她有些泄气。罗伯特要求过目机票、预付订金等等旅途所需的费用清单,并在核计出金额后,把结果递给她。

“这是你那一半费用。”他说。

“我的费用?”她呆愣地回答。

“我知道你们这些现代女性,很重视承担自己的花费这码事,我可不想被人指控是只大男人主义的沙猪。”他笑着说,“你不愿成为男人的负担,对吗?你也不会想加重我对医院,还有对我前妻的责任吧?”

“不，当然不会。”杜格蕾丝喃喃道，感到有些困惑。每次碰上罗伯特的那些大道理，她都会有类似的反应，“可是我没钱。”

“杜格蕾丝甜心，请别告诉我，你把赚来的薪水全花光了。也许你该去上几堂会计课程。”他放低声音道，“不过你家人有钱，不是吗？”

杜格蕾丝的胃再度开始作怪，让她想起医生警告过她引发胃溃疡的可能性。她已经跟罗伯特解释过上百次，没错，她的确家境优渥——应该说是极为富有——但她父亲深信该让女儿们学会如何自力更生，所以杜格蕾丝必须设法养活自己，直到年满三十五岁才能继承家产。她知道若遇到紧急状况，她父亲定会出手相助，但一趟到英国的享乐之旅，实在很难算得上是紧急状况。

“别这样，杜格蕾丝，”见她没响应，罗伯特笑着说道，“我老听你谈起家人间丰沛的爱与互相支持，难道他们就不能帮你这一次吗？”在杜格蕾丝开口前，罗伯特将她的手举到唇边印下一吻，“宝贝，想办法筹出这笔钱吧，我好希望这趟英伦之旅能成行，因为我要给你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惊喜。”

杜格蕾丝一方面想大声指控他这样做不公平，如果她必须负担一半的旅费，他该在她预订那些超昂贵的旅馆之前就说清楚；但另一方面，她自问不该指望罗伯特来负担她的旅费，毕竟他们并非夫妻，只是罗伯特口中的“伙伴”。“听起来像是约翰·韦恩和他的跟班。”杜格蕾丝第一次听他这样说时，曾咕哝了那么一句，但罗伯特只是一笑置之。

她最终还是开不了口向父亲求助，那等于向他承认了自己的失败，所以只好打电话给一位住在科罗拉多的表亲。钱是借到了，而且不用付利息，只是她也被对方好好说了一顿：“他是个外科医生，你是待遇微薄的小学教师。你们同居已经一年了，他还要你承担豪华之旅的一半旅费？”杜格蕾丝本想解释罗伯特的母亲如何利用金钱来惩罚自己的孩子，还有他那个挥霍无度的冰冷前妻；她想澄清钱的问题只是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，而且她十分确定罗伯特将在旅程中向她求婚。

但她什么都没说，只是不悦地要对方尽快把钱汇过来。

然而她表亲的话的确令她感到沮丧，于是在出发前的最后几天里，杜格蕾丝做了几次自我反省。承担自己出游的费用很公平，不是吗？罗伯特说得对：现在的确是新女性的时代。她父亲不让她过早继承数百万家产，为的就是要训练她自立，现在罗伯特这样也是为了她好，毕竟是她自

己太蠢，没有早点弄清楚她得自己负担旅费。

把钱拿去支付完半数的账单后，杜格蕾丝恢复了大半的好心情；到了该收拾行李的时候，她已经又开始对这趟旅程充满期待。她兴高采烈地在大手提袋里塞满盥洗用具、旅游书和其他杂七杂八的用品。

乘坐出租车前往机场的路上，罗伯特对她特别殷勤体贴，不时亲昵地用鼻子爱抚她的颈间，直到杜格蕾丝受不了司机窥视的目光，尴尬地将他推开。

“你猜到是什么惊喜了吗？”他问道。

“你中了乐透。”杜格蕾丝答道，仍然假装毫不知情。

“比那更好。”

“让我想想……你买了一座城堡，我们将以城主和城主夫人的身份，一辈子住在那里。”

“比那要好多了，”他认真地说道，“你知道要维持那种城堡的运作得花上多少钱吗？我敢打赌你一定猜不到有什么比这更棒的惊喜。”

杜格蕾丝满怀爱意地凝望着他。她已经知道她的结婚礼服会是什么模样，并想象着所有亲人们赞同地对她微笑。他们的孩子会有着罗伯特湛蓝的双眸，还是她的绿色眼瞳？遗传他的棕发还是她的红发？“我一点也猜不出来！”杜格蕾丝撒谎道。

罗伯特笑着靠回椅背，以谜一般的语气说道：“你很快就会知道了。”

到了机场后，杜格蕾丝去办理行李托运，而罗伯特只是一直四处张望，仿佛在寻找什么。杜格蕾丝给行李搬运工付小费时，罗伯特突然高高举起双手朝某人挥舞。

起先杜格蕾丝忙得弄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，直到她听见有人大叫“爹地”，然后抬头看见葛洛莉朝他们跑过来，身后跟着推着行李推车的搬运工，车上堆满六只崭新的旅行箱。

真巧啊，杜格蕾丝暗忖，一面检查行李托运员交给她的领取凭条，一面分神看着葛洛莉飞身扑向她父亲。他们拥抱了一会儿之后分开，罗伯特的手臂仍紧紧环着他宝贝女儿圆滚滚的肩膀。

杜格蕾丝办完了手续，把注意力放到葛洛莉身上，费了好一番功夫才忍住不皱起眉头。葛洛莉穿着缀满流苏的外套、牛仔靴和一条过短的皮裙，看起来活像个六十年代、过于臃肿的脱衣舞娘。

她母亲在哪里，又怎会允许自己的女儿打扮成这副模样？杜格蕾丝

边想边巡视四周，寻找罗伯特的前妻。

“嗨，葛洛莉。”杜格蕾丝道，“你们母女也要出门吗？”

她的话让葛洛莉和她父亲差点笑弯了腰。“你还没告诉她。”葛洛莉尖声笑道。

罗伯特过了好一会儿才恢复过来。“这就是那份惊喜。”他说道，把葛洛莉向前推，仿佛她是杜格蕾丝刚赢得的某种奖杯，“这是你能想象的最美好的惊喜，不是吗？”

杜格蕾丝还是不明白——也许她是太过惊骇而不想明白。她只能站在那里，无言地瞪着面前那对父女。

罗伯特用另一只手将杜格蕾丝揽到身边。“我的两个女孩都要跟我一块儿同行。”他骄傲地说道。

“两个？”杜格蕾丝轻声道，感觉喉咙有点紧。

“是啊，”罗伯特的嗓音充满愉悦，“葛洛莉就是我暗示了好几周的那份惊喜，她要跟我们一起去看英国。我就知道你肯定猜不到，对吧？”

没错，这跟杜格蕾丝猜想的何止天差地远。了解到自己梦想中的美好浪漫之旅绝无可能发生，令她此刻只想尖叫、怒吼、拒绝同行。但她什么也没做。“所有旅馆我都只预订了双人房。”最后她设法挤出一句。

“要他们加张床就行了。”罗伯特不以为意地说道，“我相信我们不会有问题的，因为我们有爱当后盾，那就足够了。”他放开杜格蕾丝。“现在先办正事，杜格蕾丝，你不介意替葛洛莉办理一下托运行李的手续吧？我想跟我的宝贝小绵羊好好叙一叙离情。”

杜格蕾丝只能点头，麻木地走向柜台，后头跟着搬运工和一整推车的旅行箱。她得为葛洛莉多出来的四箱行李付出两百八十元，还得另外给搬运工小费。

离飞机起飞只剩下多少时间，而罗伯特正和女儿聊得十分热络，让杜格蕾丝庆幸自己不需要开口说话。就算有人想问她什么，她也不确定她能回答得出来。随着每一分钟的流逝，她看着自己的梦想一个接着一个破灭。香槟晚餐让步给在车上囫囵吞枣的快餐；午后在林间小径的慵懒漫步转换成“找一些葛洛莉也能享受的活动”的争执场面——这是杜格蕾丝早就听过太多遍的要求。

还有隐私也将会是个问题。他们三人得共享一个房间，这样她跟罗伯特何时才有机会独处？

直到上了飞机杜格蕾丝才明白，罗伯特为了让女儿同行花了多少功夫。葛洛莉登机证上的座位号码跟他们是同一排的，挨着走道；但罗伯特让葛洛莉坐在他们中间，所以最后是杜格蕾丝坐了她最讨厌的靠走道位子，因为不管她怎么摆放手臂或双腿，空姐总是会说她挡住了餐车的行进。

在长途航程中，罗伯特微笑着将葛洛莉的机票递给杜格蕾丝。“把这个加入我们的旅费清单里吧，每一分钱——也许我该说每一先令都要记清楚。”他朝杜格蕾丝眨了眨眼，“我的会计师认为，这趟旅行的所有支出都能拿来抵税。”

“但这是私人旅游，不是公务出差。”

罗伯特皱起眉头：“拜托，杜格蕾丝，你怎么又来了。只要仔细记录我们花了多少钱就好，这样我们回家以后才好对半分摊。”

杜格蕾丝看着手中葛洛莉的机票：“你的意思是分成三份，对吧？我三分之一，你和葛洛莉各三分之一。”

罗伯特一脸惊恐地用手环住葛洛莉，仿佛杜格蕾丝想殴打那个孩子似的。“我说的是对半分摊，有葛洛莉在，你也会玩得开心，花掉的钱根本比不上有她陪伴将带给你的欢愉。”

杜格蕾丝转开脸，不想在此时跟罗伯特起争执。晚一点——当独能独处，并且避开葛洛莉充满兴味的注视时，他们会把这件事谈个清楚。

接下来的漫长航程中，杜格蕾丝埋头看书，葛洛莉和罗伯特玩着牌戏，彻底忽略她。她吞了两次胃药，免得过多的胃酸把自己的胃给消化掉。

如今坐在车上，杜格蕾丝仍不时揉着疼痛的胃部。他们抵达英国的这四天来，她也试过要享受假期。头一天晚上，三人住进美轮美奂的旅馆房间后，葛洛莉就对着旅馆在房里加添的轮床哀鸣——之前杜格蕾丝已被未料到葛洛莉出现的旅馆主人狠狠训了一顿——当罗伯特要女儿爬上他们的四柱大床上一同睡时，杜格蕾丝忍着没有抱怨。在几乎被挤下床两次之后，杜格蕾丝只好自己去睡轮床。葛洛莉在昂贵的餐厅里点了三样主菜时，杜格蕾丝还是没说什么。

“我只是想让我的宝贝尝尝每种菜品，杜格蕾丝，请你别这么吝啬。我真不懂你是怎么了，我一直以为你很大方的。”罗伯特说道，然后递给杜格蕾丝一张她得分摊一半的巨额账单。

杜格蕾丝必须不断自我提醒，她是个成人，而葛洛莉只是个孩子，才能强迫自己闭上嘴隐忍不发。她用藏在罗伯特行囊某处的五千元订婚戒来安慰自己，那枚戒指让她记起他的确是爱她的。她并且提醒自己，罗伯特为葛洛莉所做的一切也都是出于爱。

但经过昨晚之后，杜格蕾丝发现她实在难以继续保持笑脸。昨晚在另一顿要价一百五十美元的昂贵晚餐途中，罗伯特拿出一个长形的蓝丝绒盒交给葛洛莉；杜格蕾丝看着她掀起盒盖，感觉心头一沉。

盒里装着的東西让葛洛莉眼睛一亮。“但今天不是我的生日啊，爹地。”她低语道。

“我知道，宝贝，”罗伯特轻柔地说道，“我只是想用它来告诉你，我爱你。”

葛洛莉缓缓自盒中取出一条以金银细丝交缠而成的宽版手链，上面缀满了钻石与翡翠。

杜格蕾丝忍不住倒抽一口气，因为她知道自己的“订婚戒指”，正被套在葛洛莉那只臃肿的手腕上。

葛洛莉以胜利的姿态举起手臂：“你看到了吗？”

“是的，我看到了。”她冷淡地回答。

晚餐过后，在他们房间外的走道上，罗伯特朝着她大发雷霆：“你对我送给我女儿的手链表现得漠不关心。葛洛莉把它秀给你看，是有心想借这个机会对你主动表达善意，你却对她嗤之以鼻。你这样做实在很伤她的心。”

“那就是你花了五千块所买的东西？送给一个孩子一条钻石手链？”

“葛洛莉已经算是个小女人了，她既年轻又漂亮，当然有资格佩戴美丽的饰物。再说，那是我的钱，我们尚未结婚，你无权干涉我如何使用金钱。”

这是数日以来他们头一次有机会独处，杜格蕾丝想维持住自己的尊严，想说服自己别去在意罗伯特替他年纪轻轻的女儿买了条钻石手链，却送给他共同生活的女人一半的账单。只是杜格蕾丝向来不善于掩饰自己的感觉，她眼里含着未曾落下的泪水，把双手轻放在他的手臂上。“我们会结婚吗？”她低声问道，“真的会有那么一天吗？”

罗伯特愤怒地甩开她的手。“除非你开始对我女儿跟我表现出一些爱心和善意。”他冷冷地看着她，“你知道吗，我一直以为你是不同的，但我

不得不开始怀疑，你就跟我前妻一样冷酷无情。现在请恕我失陪了，我去安慰我的女儿，在你那样对待她之后，她恐怕早就哭瞎了眼睛。”他最后又怒瞪了她一眼，转身走进房间。

杜格蕾丝浑身无力地靠在墙上。“一对翡翠耳环应该足以抹去她的眼泪。”她对着空气低喃。

所以此刻她坐在车上，因葛洛莉堆满后座的行李而必须扭曲着身子，心知肚明不会有求婚这码事，更不会有什么订婚戒指，反而得在接下来长达一个月的旅程里，充当罗伯特的秘书兼领航员，同时忍受他女儿的嘲弄。在这一刻，杜格蕾丝实在不确定自己该怎么做，不过坐上头一班飞机回家的念头，倒是挺吸引她的。

即使她正盘算着想要离开，但看着罗伯特的后脑，让她的心一阵紧缩。如果她因一时的怒气而坐上飞机，她知道等回到美国后，她就必须搬出罗伯特的房子。她得再找间公寓栖身，然后——然后什么？再度开始约会？身为小学教师，她没有太多机会认识男人。当然，她也可以去投靠她的家人——并承认她在感情路上再一次失败？

“杜格蕾丝，我想我们可能迷路了。”罗伯特道，“那座教堂到底在哪里？我以为你会看好地图，我无法同时身兼司机和领航员。”他的嗓音里有丝昨天之前并不存在的尖锐，杜格蕾丝知道他仍然很生气她对那条手链的反应。

杜格蕾丝迅速翻动地图，同时试图绕过葛洛莉的大头好看清路标：“这里！在这里右转。”

罗伯特将车子转进一条英国乡间小径，两旁的树丛几乎要掩盖住路面。他们的目的地是一个看起来仿佛数百年不曾改变过、叫作阿什伯顿的偏远村庄。

“这里有一座建于十三世纪的教堂，里面有座伊丽莎白时代伯爵的坟墓。”杜格蕾丝查看着她的笔记本，“尼古拉斯·斯坦福伯爵，死于公元一五六四年。”

“怎么又要参观教堂？”葛洛莉哀叫道，“我已经看腻教堂了，她就不能找些其他更有趣的地方吗？”

“我受吩咐要多查询历史古迹。”杜格蕾丝不悦地脱口而出，忘了先舒缓语气。

罗伯特把车停在教堂前方，然后回头望向杜格蕾丝。“葛洛莉并没有

说错什么，你实在不该乱发脾气。杜格蕾丝，你让我开始后悔带你跟我们一块来了。”他说道，然后下了车。

“带我来？”杜格蕾丝说道，可是他已经搂着葛洛莉，朝教堂走了过去。“但我是自己负担我的旅费。”她轻声道。

杜格蕾丝并没有跟着罗伯特和葛洛莉进入教堂，而是留在外面，漫步在地面凹凸不平的墓园里，心不在焉地浏览着那些年代久远的墓碑。她有些重要的决定要做，需要时间好好思考。她是该留下来悲惨度日，还是该一走了之？如果她现在离开，她知道罗伯特将永远不会原谅她，而他在她身上所投资的时间和努力全都白费了。

“嗨。”

杜格蕾丝被这突来的声音吓了一跳，转身看见葛洛莉就站在她身后。也许是杜格蕾丝的想象力作祟，但那女孩腕上的钻石手链在阳光下似乎更为闪亮。

“你想要什么？”杜格蕾丝带着戒心问道。

葛洛莉噘起下唇：“你讨厌我，对不对？”

杜格蕾丝叹口气。“不，我不讨厌你，我只是……这是大人的事，你不懂。”她深吸了口气，只想独处以便能思考，“你怎么不待在里面参观教堂？”

“我觉得很无聊。你这件上衣很漂亮，”葛洛莉说道，下垂的眼睑带着杜格蕾丝早已熟悉的狡诈，“它看起来很昂贵，是你那些有钱的家人买给你的吗？”

杜格蕾丝不打算咬下这个饵，被她的话所激怒，所以只是不甚赞同地看了她一眼，然后转身走开。

“等一等！”葛洛莉大声道，接着发出一声尖叫，“哎哟！”

杜格蕾丝转过身，发现葛洛莉倒在一座粗糙石碑旁的土堆上。她很怀疑那个女孩是否真的受了伤，因为葛洛莉向来喜欢做戏。她叹了口气，走过去伸手扶起葛洛莉。但葛洛莉一站直身子，便开始哭泣。杜格蕾丝无法勉强自己去拥抱她，但还是轻轻拍了拍她的肩膀，对葛洛莉撞到墓碑时擦伤的手臂露出同情的神色。葛洛莉看着自己的手臂，哭得更大声了。

“应该没那么疼吧，”杜格蕾丝试着安抚她，“我知道了，不如把你的新手链换到那只手上，我敢说疼痛一定会立刻消失。”

“不是的，”葛洛莉吸吸鼻子，“我难过是因为你讨厌我。爹地说，你原本以为我的手链会是你的订婚戒指。”